

新 中 學 文 庫
古 今 名 人 遊 記 選

楊 黃
蔭 逸
深 之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 國 學 文 補 充 讀 本

第 一 集

古 今 名 人 遊 記 選

楊 蔭 深 黃 逸 之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

十七年六月初版
十六年五月三版

(94828)

中學國文補充
讀本第一集
古今名人遊記選一冊

定價 國幣 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選註者

楊 逸 之
黃 蔭 深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何繼曾)

導言

遊記向來認爲雜記體的一種文字，所以古今文選之中，把牠獨立爲一類的很少。雜記範圍很廣，清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中云：「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之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至林紓作畏廬論文，便把牠分爲六類，其言云：「勘災濬渠築塘，修祠宇，記亭臺，當爲一類；記書畫，記古器物，又別爲一類；記山水爲一類；記瑣細奇駭之事，不能入正傳者，其名爲書某事，又別爲一類；學記（禮記中篇名）爲說理之文，自爲一類；廳壁至遊燕觴詠之事，又別爲一類。」是前所謂雜記，體例殊雜。至於我們所謂遊記，便是會氏所說：「遊覽山水有記」及林氏所謂「記山水爲一類。」

不過曾林二氏所說明的，只是雜記中的一類，還不能說明遊記的範圍。遊記的範圍其實也是

很廣的，不但遊覽山水可作爲遊記，卽如遊覽一宮室一亭臺也可作爲遊記；遊覽一名都一大城如上海北平之類，其所記錄的文字，我們當然也應認爲遊記。但如只記山水宮室亭臺名都大城，而非是作者親身遊覽的記錄，那卻不能算作遊記，正如林氏所謂「修祠宇，記亭臺當爲一類。」所以如名勝志山川志以及古文家爲某人作的亭記臺記之類的文字，我們都只好仍稱之爲雜記，或者稱爲地理志一類的記事文字。

二

遊記與地理志一類文字既有如此分別，所以我們一檢古來所謂遊記文字，在唐以前，實在並不多觀。最早如禹貢山海經等，專詳山川物產的情形，當然只能作爲地理志，而非遊記。自漢魏以來，詩賦繁興，如文選一書中，賦卽有「京都」「紀行」「遊覽」「宮殿」「江海」等名目，然一按其實，其性質與遊記仍多不同。其中如京都宮殿江海諸賦，他們都已說過，只是諫諷而作，或者構思數年而成。而紀行賦中如班彪北征曹大家東征潘岳西征諸賦，都是「敘行歷以見志」，故文多感

慨，當然不能稱爲遊記。遊覽賦中如王粲登樓、鮑照蕪城、粲因登江陵城樓而有懷歸之思，照因登廣陵故城而有興亡之感。所以名爲遊覽，實都是感興之作。至如孫綽遊天台山賦，既稱爲遊，當屬遊記，然其實他自己並未到過天台，只是使人圖其形狀，遙爲之賦而已。所以描寫仍多想像之辭，而與寫實情的遊記還是不同。

除此以外，後魏尚有酈道元的水經注，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後人頗當作遊記看待的，因爲他們的文字，可說很多寫實，而極少寄慨之處。然而水經注一書，酈道元還是根據經籍，廣搜舊聞彙輯而成；伽藍記一書，楊銜之也是爲追述當時京城著名寺觀的盛況而作。似此種文字與親身經歷的遊記頗不相同，所以我們仍認爲一種地理志的書籍。

以上所述，只是把唐以前不能稱爲遊記的文字，加以一個大概的說明。但我們不能因此直認爲唐以前絕無遊覽的文字。因爲一種文體的起來，往往是先韻文而後爲散文，唐以前韻文可說是極發達的，所以散文體的遊記，當然便不發達。而詩歌中遊覽之作，實在舉不勝舉。不過本書以選錄散文體的遊記爲主，所以對於這種遊覽的韻文，只好割愛了。

三

至於唐代遊記作家，當然首推柳宗元，他被貶爲永州司馬時，作了不少的遊記，永州八記，便是歷來認爲遊記中典型之作。而較先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雖向來認爲地理志書，實在也是一部很好的遊記，因爲他所寫的，都是他所經歷過的，並非參考什麼經籍而成。宋代如陸游的入蜀記，范成大的吳船錄等，便是用日記的方法，寫長途的遊程。於是遊記不僅是記一時一地的風景而已，更擴展而成爲遊記的專籍。至如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更是後人認爲遊記中唯一的鉅著，這是讀者都所知道的。

降至清代，遊記之作，不論單篇專籍，更是數不盡數。專籍舉其卷數較多者，則有王灃漫遊記略四卷，鮑鈐雪泥鴻爪錄四卷，張體乾東遊記二卷，王定桂鴻泥日錄十二卷，楊鍾秀萬里雲程二卷，潘鍾瑞香禪遊記三卷，張邦伸雲棧記程八卷，陶保廉辛卯待行記六卷等等。至於諸家文集之中，遊記短篇，所在均有。所以我們可以說散文體的遊記文字，發展於唐宋，至明清而鼎盛，在唐代以前，只是

萌芽而已

遊記之作，既是漸後而漸發達，這當然有牠許多的原因。據我們看來，至少有三個原因：一由於古時交通的不發達，當然不能如後人之得暢遊山水。試看自唐而下，至清作者蜂擁，便是一個好例。二由於文體的拘束，不能作這種美妙的文字。譬如六朝人文字競尙駢儷，多致力於詩賦，散文的遊記便不會興起。三由於即使遊覽山水，而不屑寫此種文字。例如司馬遷他嘗說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歷齊魯，過梁楚等地方，然而他已畢生致力於史記，對於遊記便無暇顧及了。還有如韓愈歐陽修主張「文以載道」，對於這種遊記便不肯寫，所以在他們集中，便沒有所謂遊記。有此三因，無怪遊記之作，愈後愈加發達，至今人之作，又較清代爲發達了。

四

遊記既然是記遊而作，所以牠是最寫實的文字。任何寫實的文字，如歷史的記事，人物的傳述，總不免帶些想像。惟遊記則目有所觸耳有所聞，然後始筆之書。正如繪畫中之有寫生畫，最能與事

物相接近。所以我們讀名人遊記，往往能如身歷其境，這便是牠的價值的地方。

至於遊記的體式，普通最多是獨立的短篇，其次則爲分類體與日記體。例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記，便可說是分類體，因爲他將永州八處名勝，各寫一篇遊記，合之則爲一篇，分之則爲八篇。這種大多用之於名山大川，或長途旅行。又如元好問的東遊略記，便是因長途的關係，所以只好分開來寫。日記體也是如此，如陸游的入蜀記，便因爲經過許多日子，許多地方，使用日記來寫他的遊程。這種都是爲記者便利的緣故，原沒有什麼的分別。不過還有一種用書信來寫遊程的，如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宋謝絳的遊嵩山寄梅殿丞書，因爲他們的目的，只在報告自己的遊程與親屬或朋友，與遊記的性質不同，所以我們可以不加論列。

五

本書爲「古今名人遊記選」，所以選文方面，着重於由古及今，不用體式或地域來分類。但所選文字，仍竭力注意各種體式與地域，使讀者讀此一書，得以了解遊記各體的作法及各地名勝的

大概。不過因篇幅關係，長篇的當然只能節錄，而且也不能多選。同時唐以前我們已說明過不選，今人部分，也因為材料比較容易找到，所以也沒有選及。其中選錄最多的，只是明清二代，但明代如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因本叢書已另有選本，所以這裏也不再選。還有晚明諸家如袁宏道鍾惺譚元春李流芳等，他們所作遊記很多，也因為本叢書已有晚明小品文選一書，為避重複起見，也沒有一篇選入。讀者如有興趣，儘可從那兩部書裏參閱。

遊記文字，正如上面所說，本不限於記山水一項，所以本書除選輯山水遊記以外，對於遊記宮室亭臺之作，我們也選錄一二，如劉基的松風閣記，鄭日奎的遊釣臺記，這種都是遊記，與另一種亭臺記性質完全不同。同時山水遊記，我們一方面固極注意於名山大川，一方面也顧及無名的邱壑。因為名山大川固為讀者所樂聞，無名的丘壑也正可供讀者此種遊記的作法。此外遊記本不限於國內，國外遊記前人也多有所作，不過因為古今地域的變遷，與譯名的不同，雖多加注釋，亦必使讀者發生隔膜，所以我們就不主張選錄。好在本叢書尚有語體遊記選一書，這裏面已有選及，讀者儘可參閱。

再本書所選，大多從諸家專集中選錄，都經編者在文後注明，其未曾注明者，概從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中轉錄，文字尚亦精確無訛。於此，編者要附帶一句話，古今來絕妙的記遊文，真是浩如煙海，決不是小冊子所能容納的。加以編者識力淺薄，忽忽於短期中告成，甄錄甚隘，乖謬百出，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就此隘狹的範圍中，進而窺探牠的全鼎，這是編者唯一的願望。

目次

- 永州八記……………唐柳宗元(一)
- 遊天平山記……………宋柳開(八)
- 遊褒禪山記……………宋王安石(一〇)
- 題羅浮……………宋蘇軾(一二)
- 遊龍井記……………宋秦觀(一四)
- 過小孤山大孤山記……………宋陸游(一六)
- 峨眉山行記……………宋范成大(一九)
- 遊天平山錄……………宋周必大(二七)
- 東遊略記……………金元好問(二九)
- 遊龍山記……………元麻革(三四)

遊鍾山記	明宋濂(三八)
松風閣記	明劉基(四四)
遊龍門山記	明薛瑄(四五)
華山記	明李裕(四八)
恆山遊記	明喬宇(五〇)
遊衡嶽記	明顧璘(五二)
遊點蒼山記	明楊慎(五四)
遊金焦兩山記	明王叔承(六〇)
張公洞記	明王世貞(六二)
遊武夷記	明曹學佺(六五)
遊洞庭諸刹記	明姚希孟(六七)
遊黃山記	清錢謙益(七〇)

遊九華記	清施閏章(七三)
遊太室記	清田 雯(七四)
夜遊孤山記	清邵長蘅(七七)
遊雁蕩記	清方 苞(七九)
遊釣臺記	清鄭日奎(八一)
遊三游洞記	清劉大槐(八三)
遊桂林諸山記	清袁 枚(八五)
遊珍珠泉記	清王 昶(八八)
登泰山記	清姚 鼐(八九)
遊天台山記	清洪亮吉(九一)
遊廬山記	清惲 敬(九四)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清龔自珍(九七)

君山月夜泛舟記……………清吳敏樹(九九)

古今名人遊記選

永州（二）八記

唐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一）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三）也，則施施（四）而行，漫漫（五）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六）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七）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八）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九）若垤（一〇）若穴。尺寸千里，攢蹙（一一）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一二）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一三）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

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一四）四年也。

右始得西山宴遊記一

鉗鉞潭（一五）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一六）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游（一七）也，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一八）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買財以緩禍。」子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深（一九）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子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右鉗鉞潭記二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鉗鉞潭。潭西二十五步，常湍而峻者爲魚梁（二〇）。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二一）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二二）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